

《风波》、《离婚》中方言詈辞翻译规范研究^①

——以三种英译本为中心

浙江财经大学 汪宝荣

摘要:本文以鲁迅小说《风波》、《离婚》中的绍兴方言詈辞为中心,通过分析三种英译本采用的詈辞翻译策略,尝试描述译者遵循的起始翻译规范,解释其翻译决策。研究结果显示,王译本相对偏重詈辞译文的可接受性,主要采取直译法,其翻译决策与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译者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杨译本比较注重詈辞译文的可接受性,倾向于采用淡化和删除手法,主要是因为译者受到了赞助人及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双重制约;莱尔译本也偏重詈辞译文的可接受性,但主要采用了归化法,这应该是莱尔的翻译目的和再现鲁迅的语言风格这一诗学追求决定的。

关键词:鲁迅小说;方言詈辞;翻译规范;充分性;可接受性

1 引言

詈辞(swearwords)是指粗野或恶意的、侮辱人的话,包括恶言骂语、粗言脏语、淫言秽语等,用于表达说话人的憎恨、厌恶、气愤、懊恼、不耐烦等情感或情绪。詈辞的文体特点是粗俗不雅,用方言骂出来,则更显粗鄙。不少詈辞具有骂对方下贱或“操祖宗”的性质,关涉或暗示敏感的性问题,因此西班牙学者圣埃米利亚(Santaemilia, 2008)把詈辞视同于“与性有关的词汇”(sex-related terms)。圣埃米利亚(Santaemilia, 2005: 121)的研究表明,在翻译与性有关的词汇时,译者往往采取“防御性”或“保守性”的翻译策略,“倾向于淡化或降格处理涉及性的词汇,且译文比原文正式”。圣埃米利亚(Santaemilia, 2008: 225 - 228)指出,对性词汇的不完全翻译、最小化翻译或删除是“译者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行为中最不明显的一种”,因此,分析与性相关的语言的翻译,“有助于确定译者恪守的性道德的界限,洞

悉特定社区在某个历史时期的道德结构”。勒弗维尔(Lefevere, 1992: 8)认为,“重写者对原作进行某种程度的改编和操纵,通常是为了使原作符合当时在目标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或诗学潮流”。图里(Toury, 1995: 55 - 57)指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译者的决策往往受规范的制约;规范是指“将一个社区共享的关涉是非曲直、充分与否的普遍价值观或思想观念转换成适合并适用于特定语境的行为指南,具体说明在某个行为范畴内哪些行为是有规定的、被禁止的,哪些行为是被容忍的、许可的”;“译者在出发文化和目标文化提出的要求之间能够做出的基本选择构成一种起始规范”,可用充分性(adequacy)和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进行描述。

由上可见,詈辞的翻译反映了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及性道德观念,是用来考察译者遵循的翻译规范的上佳语料。目前国内对詈辞翻译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聚焦于《红楼梦》中的詈辞(如路东平, 2010; 张映先、张小

^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15BYY034)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模式及其运作机制研究”(14YJA74003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资助。

波,2015),从詈辞翻译的视角考察译者遵循的翻译规范成果更是少见。本文以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七斤嫂和《离婚》中的爱姑所用的绍兴方言詈辞为中心,通过分析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描述译者遵循的起始规范,并试图解释其翻译决策。用于考察的三种英译本是:美籍华裔学者王际真的译本(以下称“王译”),194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宪益、戴乃迭的合译本(“杨译”),1981年由外文出版社授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W. A. Lyell)的译本(“莱译”),1990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杨、戴采用英式英语翻译,王际真和莱尔则采用美式英语翻译。

2 《风波》、《离婚》中的绍兴方言詈辞

吴子慧(2007:261-263)指出,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方言詈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用动物之名的詈辞,如“畜生”、“瘟虫”、“癞皮狗”等,另一类是咒人死的恶毒詈辞,如“报丧”、“死尸”、“杀头”、“老不死的”等。笔者发现了另一类数量可观的詈辞,如“滥婊子”、“贱胎”、“娘杀”、“逃生子”等,它们具有骂对方下贱或“操祖宗”的性质,往往关涉或暗示敏感性问题,可称为与性有关的词汇。

鲁迅小说中的绍兴方言詈辞集中出现在明显以绍兴为故事背景的《风波》和《离婚》中。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1985:19)指出,七斤嫂和爱姑几乎把“骂人当饭吃”,“简直是骂人的好手”。周作人(2002:63)在解释为何七斤嫂那么会骂人时指出:“女人在乡村尽管被打被欺凌,有的却也很口头倔强,死尸和杀头这些话挂在嘴边的并不少见。”莱尔(Lyell,1976:218)也评论道:“七斤嫂和爱姑举止粗野,言语泼辣,给读者留下了强烈印象……尤其是爱姑,那么的伶牙俐齿,简直是精通骂人艺术的大师。”吴子慧(2007:263)也特别指出七斤嫂和爱姑的话语中有不少方言詈辞,认为詈辞是“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的重要手段”。

从文学方言的运作机制的角度看,鲁迅在写作时精心安排七斤嫂和爱姑用方言詈辞骂人有两个作用:一是贴合故事场景,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风波》以典型的盛夏时节的江南水乡风光和貌似“田家乐”的生活情状开篇;《离婚》以爱姑和她的父亲在木莲桥头跨下航船去庞庄处理离婚事务开篇,而“‘船’正是构成鲁迅小说世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建构起“一个充满浓郁的浙东水乡色彩的文学世界”(王晓初,2012:40)。因此,在这种地域特色鲜明的故事场景中活动的人物说地域方言是顺理成章的,也是鲁迅小说的乡土写实风格所要求的。其二,七斤厚道木讷、“妻管严”式的形象和个性反衬出七斤嫂大胆泼辣、敢说敢骂的形象和性格,爱姑则是鲁迅小说所塑造的少见的敢于为自己的正当权利抗争的农村妇女形象。显然,鲁迅刻意安排让她们用比普通话詈辞更俚俗、粗鄙的方言詈辞骂人,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个性,强化作品主题,也符合故事人物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

《风波》和《离婚》中集中出现的绍兴方言詈辞体现了鲁迅的独运匠心,是他有意识地追求乡土写实小说风格的必然结果。然而,作为吴方言之一的绍兴方言的流通普及面很小,因而会对不懂绍兴方言的本国读者及译者构成阅读理解上的困难。

3 詈辞翻译规范的分析工具及参数

根据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译者做出的基本选择即“起始规范”可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进行描述:如译者选择遵循出发语语言及文化规范,译文就是充分的;如选择遵循目标语语言及文化规范,译文将会是可接受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居于一个连续统的两端,没有一种译文是完全充分或完全可接受的;“即使最倾向充分性的译文也会偏离原文”(Toury,1995:56-57)。图里(Toury,1995:57;1980:55)区分了两种偏离:强制性偏离由两种语言内在的系统差异引起,“不是随机的”,“不具有

译者的个人风格”,因而“可被视为是客观存在的、不可缺少的”,“不会影响译文的充分性”;非强制性偏离包括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偏离,“在人工翻译中出现的大多数偏离属于这种偏离,因而是一种反映翻译规律的典型现象”。非强制性偏离越多,译文的充分性就越低。图里(Toury,1980:54-55;1995:57)指出,他把译者的总体翻译策略选择确立为“对立的两极”,从而提出起始规范这个“最重要的概念”,目的是将起始规范用作考察、描述译本和解释翻译现象的工具:“即使看不出译者在宏观层面上的决策倾向,仍可从译文是偏向充分性还是可接受性这个角度解释译者在微观层面上的决策;反过来说,有时译者做出了总体决策,但具体翻译决策不一定会完全依照该总体决策做出”,这是因为“想要在人类行为领域内发现绝对的规律是不切实际的”。

为提高描述性分析的可操作性,笔者参照图里提出的这个以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为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统,确立了可模糊量化的5个参数,用以描述方言冒辞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用于模糊量化译文充分性的5个参数界定如下:

(1)如译文充分保留了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没有出现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非强制性偏离,评定其充分性为“很高”。

(2)如译文基本上保留了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没有出现明显的语言和文化层面上的偏离,评定其充分性为“较高”。

(3)如译文尽管没有出现语言层面上的偏离,但有明显的文化层面上的偏离,评定其充分性为“一般”。

(4)如译文有一定程度的语言层面上的偏离,且出现严重的文化层面上的偏离,评定其充分性为“较低”。

(5)如译文没有试图保留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而是同化于目标语言及文化规范,评定其充分性为“很低”。

用于模糊量化译文可接受性的5个参数界定如下:

(1)如译文抹去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完全同化于目标语言及文化规范,读起来像英语原创作品那样通顺流畅,评定其可接受性为“很高”。

(2)如译文抹去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基本上同化于目标语言及文化规范,读起来比较通顺流畅,评定其可接受性为“较高”。

(3)如译文虽同化于目标语言及文化规范,但保留了方言词的某些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读起来不太通顺流畅,评定其可接受性为“一般”。

(4)如译文并不同化于目标语言及文化规范,且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读起来不够通顺流畅,评定其可接受性为“较低”。

(5)如译文完全保留了原文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读起来很不通顺流畅,评定其可接受性为“很低”。

4 方言冒辞翻译的描述性分析

本节以出自七斤嫂和爱姑之口的13个方言冒辞为例,包括直接或间接涉及性的“贱胎”、“滥婊子”、“娘滥十十万人生”和“娘杀”,描述分析译者在处理这些方言冒辞时遵循的翻译规范。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方言冒辞,如“杀头”、“报丧”、“死尸”、“钻狗洞”,也用于普通话中,但与普通话含义或用法有所不同。

例1 “……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鸡,那里是我没有关好吗?那是那只杀头癞皮狗偷吃糠拌饭,拱开了鸡栅门。”(《离婚》:305)^①

“Year before last when a weasel killed a cock, did they not accuse me of not having securely fastened the chicken coop? Whereas it

① 原文页码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鲁迅小说全编》。例如,“《离婚》:305”表示该例引自该书第305页。

was that *good for nothing* mangy dog which pushed the door open to steal the feed!” (Wang: 39)^①

“That year the weasel killed that big cock, how could they blame me for not closing the coop? It was that mangy cur—*curse it!*—who pushed open the door of the coop to steal some rice mixed with husks...” (Yang and Yang: 291–292)

“And that year the weasel got their big rooster, they laid into me for not closin’ the coop good! What really happened was, that *damn* old mangy mutt of theirs had popped the coop open with his nose while he was stealin’ chicken feed...” (Lyell: 384)

“杀头”从其本义“砍头”引申而来，在普通话中很少用来骂人，却是绍兴方言常用骂辞。绍兴人用“杀头”骂人时很少想到其本义，因此“杀头”相当于普通话骂辞“该死的”、“该杀的”、“杀千刀的”（倪大白，1981:128；谢德铤，1979:19）。上例中，爱姑在向七大人诉冤，申明自己嫁到婆家后“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鲁迅，2006:305），但她的丈夫姘上了寡妇，为赶她出门，总是借故刁难甚至打骂她，大公鸡被黄鼠狼咬死却迁怒于她即为一例。爱姑在“癞皮狗”前加上方言骂辞“杀头”，抒发了她的愤恨情绪，表现了她敢于反抗的个性。

杨译把“杀头”译作“*curse it*”（该诅咒的），莱尔译作“*damn*”（该死的），两者都是常用的英文骂辞，也即采用了归化译法，译文的可接受性很高，但这种译法抹去了原文骂辞的形象化语言特征，因而译文的充分性较低。王译采用淡化译法，把“杀头”译作“*good for nothing*”（无用的，一事无成的），使方言骂辞的粗俗色彩更加减弱，因而译文的充分性很低，但可接受性很高。

例2 “他们会报丧似的急急忙忙钻狗

洞，巴结人……”（《离婚》：306）

“[...] they know the ways of the world, they know how to *crawl through dog holes* and how to fawn upon people...” (Wang: 40)

“[...] They *stoop to every means, however foul*, to fawn on those above them...” (Yang and Yang: 293)

“[...] They’ve learned how to *run their buns off, ass-kissin’ everyone in sight*...” (Lyell: 386)

“报丧”（又作“奔丧”）在绍兴方言里多用作骂辞。旧时绍兴交通落后，报丧人一般步行，因肩负第一时间向死者亲友报告死讯的重任，他们只得心急火燎地赶路。故此，绍兴人会对那些走路匆忙、瞎闯乱撞或行事鲁莽的人骂一句“诺（你）去奔丧啊！”（裘士雄等，1985:133–134）。该骂辞轻则是对某人心急火燎、慌不择路的狼狈相的责备和奚落，重则是咒对方或其亲人死，很是恶毒。上例中，爱姑用“报丧”诅咒公公和丈夫，表现了她硬气和敢于抗争的个性。记录清代绍兴方言的《越谚》释“打地洞”为“钻营”（范寅，2006:43）。爱姑所说的“钻狗洞”与“打地洞”大体上同义，但更加形象贴切：借狗儿摇尾乞怜的本性，隐射、痛斥婆家阿谀奉承，巴结慰老爷、七大人之流有权势的人，企图以势压人，强迫自己同意离婚。

王译、杨译均未译出“报丧”，译文的充分性为零，可接受性则无法评定。莱译用美语俚语“*run their buns off*”（夹着尾巴逃走；“*buns*”指臀部、屁股），对“报丧”作了归化处理。莱译主要面向美国读者，因此人物对话多采用美式英语口语词甚至美俚翻译，对美国读者而言，其译文的可读性及可接受性很高，但“*run their buns off*”用于讥讽对方狼狈而逃，并无诅咒意，因而译文的充分性很低。

王译把“钻狗洞”直译为“*to crawl through*

① 本文统一用译者姓氏标注译本及译文出处。例如，“Wang:39”表示该例引自王译本第39页，依次类推。

dog holes”,译文充分性很高。由于译文中有“fawn upon people”(讨好奉承他人)提供了解释说明,英文读者能理解前者的含义,因此译文的可接受性尚可。莱译选用粗俗的美语俚语“kiss ass”(字面义为“舔屁股”,引申为“to act obsequiously especially to gain favor”即“溜须拍马”),^①对“钻狗洞”作了归化处理,可接受性很高,但是原文冒辞的语言文化特征被改易同化,译文充分性很低。杨译把“钻狗洞”意译成“stoop to every means, however foul”(采用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抹去了“钻狗洞”的粗俗性,译文可接受性较高,但充分性很低。

例3 伊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正从对面跑来,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风波》:48)

“老不死的”的含义和用法与普通话大致相同,一般用于咒骂或指称年长者。如用于咒骂,一般含有咒对方死的恶毒意味;若用于指称,则往往表达说话人的厌恶或不耐烦。上例中,九斤老太“正在大怒”,说“我活到七十九岁了,活够了,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还是死的好”,看见六斤捏着一把豆从对面跑来,就把六斤也捎带着骂了进去:“立刻就要吃饭了,还吃炒豆子,吃穷了一家子!”机灵的六斤见情形不妙,立刻跑开去,躲在树后对着老人大声骂道:“这老不死的!”六斤是一个小孩子,不可能真懂“老不死”的意思,也不可能有咒老人死的心思,因此她只是以此表达对老太太的厌烦心理。三种译文列出如下:

“The old Would-Not-Die”(Wang: 66);
“Old Won't-die”(Yang and Yang: 45); “Old Neverdie”(Lyell: 78)

显然,译者们不约而同都采用了直译法。英语中没有“Would-Not-Die”或“Won't-die”这样的复合词,可见是翻译过程中临时杜撰的。

“Neverdie”虽被 *Urban Dictionary* 收录,但是用作动词,意为“永不言败,永不放弃,战胜死亡”。^②然而,从字面上看,这三个复合词都有“年纪大了却不愿死”的意思,有效地表达了六斤对其曾祖母的厌烦情绪,因此译文很充分,可接受性也较高。

例4 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风波》:51)

Sister Seven Pounds remembered that two years earlier her husband ha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quor, insulted Mr. Chao by declaring that he was *born of a “cheap womb.”* (Wang: 70)

Two years ago, Mrs. Sevenpounder remembered, her husband in a fit of drunkenness had cursed Seventh Master Zhao as a “*bastard.*” (Yang and Yang: 49)

Sister Sevenpounder recalled with a twinge that once when her husband had gotten drunk two years back, he had called Seventh Master Zhao “*a sorry sonofabitch.*” (Lyell: 82)

“贱胎”又作“贱胚”,是暗指性行为的绍兴方言骂辞。倪大白(1981:77)认为,“贱胎”指某人出娘胎之前就不是好东西,即天生下贱,相当于普通话骂辞“贱货”。此说其实不很准确,这是因为普通话骂辞“贱货”多用于骂女性,而绍兴方言骂辞“贱胎”多用于骂男人。有趣的是,绍兴男人使用这个骂辞的频率很高,而女人一般很少用,这可能是因为“贱胎”会让人联想到女人怀胎所需的性行为,男人大多对此类话题津津乐道,女人则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显然,“贱胎”的侮辱性很高,“下等人”一般不敢用它当面骂“上等人”,七斤喝醉了酒才敢骂赵七爷“贱胎”。

王译把“贱胎”直译为“born of a ‘cheap

①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kiss+ass>

② <http://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neverdie>

womb'”(生于低贱的娘胎),译文的充分性很高,但“cheap womb”令英文读者感到很陌生,难以理解,因此可接受性很低。杨译把“贱胎”归化翻译为英文骂辞“bastard”(私生儿),译文的可接受性很高,但“bastard”不含“天生下贱”之意,因此偏离了原意,充分性很低。莱译把“贱胎”归化翻译为粗俗的美语俚语“a sorry sonofabitch”(狗娘或婊子养的),译文的可接受性很高,且“bitch”可指“a prostitut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a pimp”(娼妓,窑姐儿),^①含“下贱”之义,因此译文的充分性也较高。

例5 他就是着了那滥婊子的迷,要赶我出去。(《离婚》:305)

自从结识了那婊子,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离婚》:306)

It was because he had been bewitched by that *promiscuous whore* and wanted to drive me out. (Wang: 39)

Since he took up with that *whore*, he has even included my ancestors in his foul words. (Wang: 41)

He was bewitched by that *bitch*, and wanted to drive me away! (Yang and Yang: 292)

After he started carrying on with that *whore*, he even cursed my ancestors. (Yang and Yang: 293)

Well, as it turned out, Young Pig had been bewitched by that *sleep-around slut of a widow*, and he was just lookin' to come up with some way to get me out of the house. (Lyll: 384)

And after he hooked up with that *little whore of a widow*, he even started in on my ancestors. (Lyll: 386)

“婊子”指妓女,是常用的普通话骂辞;“滥

婊子”则是直接指向性行为的绍兴方言骂辞。周作人(2002:240)指出:“(绍兴)方言称女人私通为‘滥人’。”此处的“滥”用作动词,标准汉语里面没有这种用法(任宝根,2005:57-58)。“滥婊子”与“婊子”同义,但上例中爱姑痛骂的是姘上了她的丈夫、害得她被逼离婚的小寡妇,被侮辱、被伤害的她满腔怒火和仇恨,因此,“滥婊子”传达的愤恨之情比“婊子”强烈得多。

王译把“滥婊子”、“婊子”分别直译为“*promiscuous whore*”、“*whore*”(妓女)。“*promiscuous*”的意思是“*indiscriminate in the choice of sexual partners*”(不择对象与人滥交),^②准确表达了“滥”的方言语义,但是该词过于正式,不符合方言骂辞粗鄙俚俗的文体特征,因此王译的可接受性较高,但充分性一般。杨氏用“*bitch*”、“*whore*”对译“滥婊子”、“婊子”,可接受性很高,但是“*bitch*”的感情色彩不及“滥婊子”强烈,也即做了降格处理,因而译文充分性较低。莱译把“滥婊子”和“婊子”分别译作“*sleep-around slut of a widow*”和“*little whore of a widow*”。“*sleep-around*”是非正式口语词,从字面就可看出“随便和人睡觉(滥交)”之义,因此可接受性很高,同时,“*sleep-around*”比“*promiscuous*”俚俗,所以莱译的充分性高于王译。

例6 七斤嫂还没有答话,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风波》:49)

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这活死尸的囚徒……”(《风波》:52-53)

Before Sister Seven Pounds answered, she suddenly espied her husband coming out

① <https://www.ahdictionary.com/word/search.html?q=bitch>

② <https://www.ahdictionary.com/word/search.html?q=promiscuous>

of the lane. Thereupon she shifted the direction of her attack and shouted at him, "A fine time for you to be coming home, *you dead corpse! Where did you hide off to die?* You never care how long people hold up dinner for you, do you?" (Wang: 67)

She pointed at the tip of his nose with her chopsticks and said, "He has brought all this upon himself, *the dead corpse!* When the rebellion started I told him that he should give up poling boats for the time being and should not go into the city. But he insisted on *going into the city*—on rolling into the city—and when he got there they got hold of him and cut off his queue. [...] *You walking corpse of a jailbird!*" (Wang: 71–72)

Before Mrs. Sevenpounder could answer, she saw her husband emerge from the top of the lane and rounded on him instead. "Why so late back, you *zombie*? *I thought you must be dead*, keeping us waiting all this time for supper!" (Yang and Yang: 46)

Pointing her chopsticks at the tip of his nose, she cried, "As you make your bed, so you must lie on it! Didn't I say at the time of the revolt: Don't go out with the boat, don't go to town. *But go he would*. Off he rolled, and in town they cut off his queue, [...] *Jail-bird zombie...*" (Yang and Yang: 50)

Before Sister Sevenpounder had a chance to respond, she suddenly caught sight of Sevenpounder as he rounded a corner coming out of a small alley. She turned toward him and bellowed, "What do you mean draggin' that *dead-ass carcass* of yours back here this late? Where *the hell*'ve you been? Here we are waitin' supper on you, and you don't give a damn!" (Lyell: 79)

Gripped by fear, she suddenly turned to

her husband again and pointed at the tip of his nose with her chopsticks. "This *deadbeat* got himself into it, now let's see him get himself out of it. Back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the Rebellion, I'm the one who told him not to pole his boat for a while, and certainly not to go to town. But, come hell or high water, he was bound and determined to *haul his dead ass in-to town*. Well, he went and got his queue cut off for his trouble. [...] *Dead-ass jailbird!*" (Lyell: 83–84)

“死尸”指“人的尸体”，在普通话中一般不用作骂辞，却是绍兴方言常用骂辞。绍兴妇女常以之称呼或骂自己的男人，但并不限于女人骂自己的男人。根据不同的交际语境和骂骂对象，“死尸”含有指责对方“没用”、“该死”、“窝囊”、“木讷呆板”、“行动迟缓”、“无精打采”等意思，表达不满、不耐烦、埋怨、愤怒、厌恨等情绪。“活死尸”所表达的感情色彩则更为强烈。在普通话中，“死”（如“你去死！”）常含戏谑意味，但在绍兴方言里一般表达强烈的怨恨之情，如“死进城去”中的“死”，含有“怨恨对方本不该去，却还是去了”的意思（谢德铤，1979：5）。

在小说开头处，辫子“风波”尚未发生，七斤嫂一见七斤，就对他嚷道：“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那里去了！”此处的方言骂辞“死尸”和“死”既有埋怨之意，也可能是七斤嫂用于称呼丈夫的口头禅。吴子慧（2007：262–263）指出，绍兴民俗比较保守，农村妇女不习惯在他人面前喊丈夫的名字，而是往往用骂辞称呼自己的丈夫，如七斤嫂对七斤开口闭口都叫他“死尸”。上述第二例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风波”刚刚发生，被人剪去了辫子的七斤性命堪虞，于是“完全绝望了”的七斤嫂破口大骂起来，此处的“死尸”、“死”、“活死尸”等方言骂辞充分表达了她着急、气恼、埋怨、绝望等复杂情绪。

王译把“死尸”直译为“dead corpse”，充分性较高，但“corpse”在英语中一般不用作骂辞，

也不能表达与方言詈辞“死尸”相同的情感义,因此可接受性较低。“死到那里去了”被译作“Where did you hide off to die?”,表意的重心落在“hide off”(躲起来)上,符合一家人久等七斤回来开饭的语境,“die”则表达了七斤嫂的埋怨,因此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都较高。“死进城去”被淡化翻译为“going into the city”,抹去了方言动词“死”的感情色彩,译文的充分性很低,但可接受性很高。“活死尸的囚徒”被直译为“You walking corpse of a jailbird”,能使英文读者联想到“zombie”(在巫术信仰和民间传说中指借助超自然力量或符咒复活的人的尸体)。^①该词含“懒散懈怠”、“行动迟缓”、“无精打采”之意,^②与“死尸”的情感义切近,因此王译的充分性很高,可接受性也较高。

杨译把第一个“死尸”归化翻译为“zombie”,可接受性较高,且与“死尸”的情感义相近,充分性也较高。杨译把“死到那里去了”译作“I thought you must be dead”,强化了此处“死”的感情色彩,译文偏离了原文。“死进城去”则被淡化翻译为“But go he would”,抹去了“死”的感情色彩,因此译文的充分性很低。第二个“死尸”被删去,译文充分性为零。“活死尸的囚徒”被译作“Jail-bird zombie”,与王译的“You walking corpse of a jailbird”相似,但“zombie”的归化味较重,因而杨译的可接受性很高,但充分性较低。

莱译把第一个“死尸”归化翻译为“dead-ass carcass”。“carcass”指“人的躯体或尸体”,含有戏谑或幽默的味道,^③与“死尸”的情感义不尽相同。“-ass”是具有强调作用的俚语词后缀,一般含贬抑意味,用“dead-ass”修饰“carcass”可强化后者的情感义。由此可见,“死尸”译文的可接受性很高,但充分性较低。第二个“死尸”被译作“deadbeat”,该词为美语的非正式用法,指“懒鬼”或“游手好闲的人”,与“死

尸”的方言语义不同,因此译文可接受性很高,但充分性很低。“死进城去”被译为“haul his dead ass into town”(拖着他的尸体进城去),“活死尸的囚徒”被译作“Dead-ass jailbird”(死囚徒),美俚词“ass”的运用使莱尔的译文为美国读者所喜闻乐见,因此译文的可接受性都很高,但“ass”的归化味较重,因而充分性较低。

例7 “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爱姑回转头去大声说,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还有话要当大众面前说说哩。他那里,有好声好气呵,开口‘贱胎’,闭口‘娘杀’。”(《离婚》:306)

“Which son of a hundred-thousand-men whore ever called you a bastard?” Ai-ku turned around and protested loudly. Then turning to the honorable Seven again she continued,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that I want to say before everyone present. He never had a kind word for me. Whenever he opened his mouth, it was ‘offspring of a cheap womb’ by way of introduction, and ‘your mother’s this and that’ by way of conclusion. [...]” (Wang: 41)

“Who the devil is calling you a bastard?” Aigu rounded on him fiercely, then turned back to Seventh Master. “I’ve something else I’d like to say in public. He was always mean to me. It was ‘slut’ and ‘bitch’ all the time. [...]” (Yang and Yang: 293)

“What daughter of a slut who’s made it with ten thousand men ever called you a ‘son-of-a-runaway’?” Ai-girl wheeled around and fairly shouted the question. Then she turned back to Bigman Seven: “I’ve got a thing or two I’d like everybody to know about too. I

① <https://www.ahdictionary.com/word/search.html?q=zombie&submit.x=57&submit.y=24>

② 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us/definition/american_english/zombie

③ 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us/definition/american_english/carcass

suppose you think he was all sweetness and light with me, huh? Well let me tell you right now, every time he opened his mouth it was 'bitch' this and 'cheap trash' that. [...]" (Lyell: 386)

如上所述,绍兴方言把女人与男人私通叫作“滥人”,“滥人生”(女人与男人滥交所生的孩子)更常用,“娘滥十十万人生”则指滥交程度之深。上例中爱姑赌咒发誓说“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表达了她的极度愤激之情(谢德铤,1979:20)。“娘杀”是“娘东石杀”之略,含义相当于“他妈的”(闵家骥等,1986:256-257)。在引句中,爱姑口中的骂辞连珠炮似的射向她的丈夫,充分表现了其大胆泼辣、敢于反抗的性格特征。本例四个方言骂辞中,“逃生子”、“贱胎”、“娘杀”是爱姑转述她的丈夫的原话,只有“娘滥十十万人生”是她直接用来骂人的话。

王译、莱译均直译“娘滥十十万人生”,译文充分性都很高。王译自创复合词“hundred-thousand-men”用以修饰“whore”,译文是一个简短的名词短语,在形式及内容上都和原文骂辞比较契合,因此可接受性较高。莱译用一个定语从句进行翻译,译文累赘拖沓,不够流畅自然,因此可接受性一般。

王译把“贱胎”直译为“off spring of a cheap womb”,与例4中“born of a 'cheap womb'”大同小异,因此译文的充分性很高,但可接受性很低。王译把“娘杀”淡化处理为“your mother's this and that”,译文的可接受性较高,但充分性一般。莱译把“贱胎”和“娘杀”合并翻译为“'bitch' this and 'cheap trash' that”。“cheap trash”用作骂辞指“废物、垃圾”,含侮辱意味,但无“下贱”义;“bitch”是粗俗程度一般的英语骂辞,以之译“娘杀”嫌不够“脏”,因此译文的可接受性很高,但充分性一般。

杨译删去“娘滥十十万人生”,代之以表示惊讶或恼怒的英文强调语“the devil”,对原文方言骂辞做了“净化”处理,译文充分性很低。

此外,译者用“slut”(娼妓)和“bitch”(窑姐儿)淡化处理“贱胎”和“娘杀”,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文,因此译文的可接受性很高,但充分性一般。

5 方言骂辞翻译规范统计分析 & 解释

为便于统计分析,笔者把上述五个参数“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赋值为5、4、3、2、1分,以3分为中间值,计算出三种译本的骂辞译文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平均值,结果如下表所示。这五个值本身没有意义,只是用于确定某个译文在以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为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统上所占的位置。

王译、杨译、莱译方言骂辞翻译规范统计表

译本与量化指标 方言骂辞	王 译		杨 译		莱 译	
	充分性	可接受性	充分性	可接受性	充分性	可接受性
杀 头	1	5	2	5	2	5
报 丧	0	NA	0	NA	1	5
钻狗洞	5	3	1	4	1	5
老不死的	5	4	5	4	5	4
贱胎(1)	5	2	1	5	4	5
滥婊子	3	4	2	5	4	5
死尸(1)	4	2	4	4	2	5
死尸(2)	4	2	0	NA	1	5
死进城去	1	5	1	5	2	5
活死尸	5	4	2	5	2	5
娘滥十十万人生	5	4	1	5	5	3
贱胎(2)	5	1	3	5	3	5
娘 杀	3	4	3	5	3	5
平均值	3.83	3.33	2.27	4.73	2.69	4.77

备注:表中“0”表示该方言骂辞被删去,也没有以其他方式翻译或处理,因而译文充分性为零,可接受性则被视为不适用,用“NA”表示。该方言词不计入平均值。

从译文充分性平均值看,王译最高(3.83),莱译居中(2.69),杨译最低(2.27)。从上节的译文描述分析可知,王译的充分性最

高,主要是因为王际真倾向于用直译法处理方言骂辞。杨译、莱译的充分性平均值都低于中间值,是因为莱尔倾向于采用归化手法,杨、戴则倾向于采用淡化和删除手法。从译文可接受性平均值看,莱译最高(4.77),杨译列第二(4.73),王译最低(3.33)。杨译和莱译的可接受性平均值远高于中间值,再次表明这两种译本倾向于采用淡化、归化或删除手法处理方言骂辞。王译的可接受性较低是因为直译法保留了方言词的语言特征及地域文化内涵,译文读起来不够通顺流畅。另一方面,王译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平均值之差只有0.5,表明王际真既注重保留原文骂辞的语言文化特性,又顾及英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视野。

王译偏重骂辞译文的充分性与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译者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王译出版于1941年,正值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之时,且当时的王际真身怀国恨家仇。他在译本扉页的题记中提到,他的弟弟王际可在1940年春日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时身亡,因此译者很容易与鲁迅小说的反抗主题产生情感共鸣。王际真(Wang, 1941: wiii)在“译者序”中指出:“鲁迅小说充分体现和表达了我们通常以为只有欧洲人才有的那种满腔义愤、奋起反抗的精神”,“抗日战争是伟大的自由之战”,“有了这种义愤填膺、奋起反抗的新的精神,中国人民必将为自由而坚决战斗下去。”王氏的这种意识形态(准确地说是爱国主义)决定了他会重视原作所表现的反压迫的主题,凸显爱姑之类敢于抗争的小人物的形象(尽管在小说中她的抗争是妥协软弱的),而骂辞是她进行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王译注重骂辞译文的充分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译方言骂辞的译文充分性低,首先是译者采取的方言翻译策略使然:尽管他们总体上遵循“偏于直译”的翻译规范(汪宝荣, 2015: 54-56),却采取了不保留方言词的语言特征

的翻译策略。例如,《出关》中账房先生说的“来骂话啥西,俺实直头听弗懂!”(“他在说什么呀,我实在是听不懂!”)这个用南北方言(含绍兴方言)写成的句子,被译作“‘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I simply couldn't understand a word!’ cried the accountant, whose own accent was a heterogeneous one.”(Lu Hsun, 1961: 104)从译文看,译者是准确理解方言语义的,却只用文内注释“whose own accent was a heterogeneous one”说明原句用方言写成,没有试图再现其文体特征。由此可见,不保留方言的文体特征及不追求方言译文的充分性是杨氏夫妇有意采取的翻译策略。其次,译者很可能受到了赞助人及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双重制约。杨氏夫妇是外文局的职业翻译家,外文局和外文出版社是他们的赞助人。^①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译成鲁迅的大部分小说,那时正是其赞助人对作品的意识形态控制极严的特殊时期。当时极“左”思潮逐步升级,外文局领导和外文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头脑里装满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种种谬论”,他们往往要求作者及译者在作品里为“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做注脚(邹霆, 2001: 283-289; 雷音, 2007: 181-186)。在此背景下,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的作品中出现粗话脏话,是不合时宜的,会影响“伟大领袖”的权威。因此,译者很可能受到来自赞助人的压力,被责令在翻译时淡化或降格处理鲁迅小说中的骂辞。另一方面,张南峰(2004: 225)指出:“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在性的方面比较保守,在翻译中删去或淡化(原文中)与性有关的内容,是国内翻译界一贯的做法。”诚然,骂辞不能与被视为禁忌的性直接画等号,但不少方言骂辞确实关涉或暗示在中国颇为敏感的性问题。在本文考察的13个骂辞中,有4个直接或间接涉及性问题,

① 根据勒费维尔(Lefevere, 1992: 14-15)的重写理论,赞助人是指“有着推动或阻碍文学作品的阅读、写作及重写权力的个人或机构”,赞助人往往只注重控制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而把对诗学的控制权下放给专业人士(包括译者);专业人士通常用“重写”的方法,使文学作品符合当时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

它们在杨译本中的译文充分性都不高甚至很低:“贱胎”(1、3分)、“滥婊子”(2分)、“娘滥十万人人生”(1分)、“娘杀”(3分)。不难看出,由于受到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杨宪益在翻译他认为较“脏”的方言骂辞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做了淡化甚至删除处理。

在13个方言骂辞中,莱尔用美语口语词或美语俚语词进行归化处理的有9个,淡化处理2个,异化处理2个,因此莱译的充分性低但可接受性高是不可避免的。显然,莱尔针对方言骂辞采取了偏重译文可接受性的翻译策略,这很可能取决于他的翻译目的。莱尔(Lyell, 1990: xlii)在译本导言中指出,“杨氏伉俪将鲁迅小说全集译成英式英语,而我可说是把鲁迅全部小说译成美式英语的第一人”;鉴于读鲁迅小说的美国读者不多,他想要“尽可能扩大译本的读者群”,因此他必然会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作为专家型译者的莱尔有其诗学追求,这突出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在译文中再现鲁迅的语言风格。莱尔(Lyell, 1990: xxxix-xl)指出:“翻译鲁迅的小说颇为不易,因为鲁迅像他钦敬的俄国作家果戈理一样也是一位文体家。……由于鲁迅小说与文体不可分割,我在翻译时选择了努力把鲁迅的语言风格再现在英文中。”寇志明(Kowallis, 1994: 283)评论道:“我们评价鲁迅小说翻译的得失,不应以字面忠实为准绳,而应看译文是否再现了鲁迅辛辣、睿智的风格、对语言的匠心独运以及他塑造的入木三分的人物形象。时至今日,还没有译者像莱尔这样注意到这些问题。”为尽量再现鲁迅的语言风格,就要设法保留原文方言的文体特征,因此莱尔倾向于用口语化、粗俗化的美国英语口语以及美国英语俚语词,对原作中的方言骂辞进行归化处理,从而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6 结语

本文研究表明,三种英译本对《风波》、《离婚》中的绍兴方言骂辞遵循了不同的翻译规

范,采取了相异的翻译策略。王译偏重骂辞译文的充分性,主要采取直译法,与译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译者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同时,王际真既重视保留原文方言骂辞的语言文化特性,又顾及英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视野,是三种译本中平衡处理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的冲突最好的。杨译追求骂辞译文的可接受性,倾向于采用淡化和删除手法。杨译本遵循的这种翻译规范,首先是译者自觉选择不保留方言词的文体特征的翻译策略使然,其次是译者受到了赞助人及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双重制约。莱译也追求骂辞译文的可接受性,但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的手法,这是莱尔的翻译目的和再现鲁迅的语言风格这一诗学追求决定的。

以上结论大致上能够支持圣埃米利亚(Santaemilia, 2005)的研究结果,即在翻译与性有关的敏感词汇时(尽管本文考察的不全是这种词汇),译者往往采取“防御性”或“保守性”的翻译策略,“倾向于淡化或降格处理涉及性的词汇,且译文比原文正式”,也能够支持勒费维尔(Lefevere, 1992)的理论即“重写者对原作进行某种程度的改编和操纵,通常是为了使原作符合当时在目标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诗学潮流”,对杨译本的考察则能支持圣埃米利亚(Santaemilia, 2008)的研究结果,即对与性相关的词汇的不完全翻译、最小化翻译或删除反映了译者的自我审查及其恪守的性道德。从骂辞及其翻译这个视角可以有效地考察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性道德观念,是研究译者遵循的翻译规范的重要语料之一,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翻译学者关注、开展这个研究有趣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Kowallis, J. Review of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7): 283-284.
- [2]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 Routledge, 1992.
- [3] Lu, Hsun [Lu Xun]. *Old Tales Retold*.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 [4] Lusin [Lu Xun].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Chi-chen Wang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 [5] Lu, Xun.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Lu Xun: Call to Arms and Wandering*.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6] Lu, Xun.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William Lyell (Tra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7] Lyell, W. A. *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8] Lyell, W. A. Introduction; The Translations // Lu Xun. *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 William Lyell (Tra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xxxix-xlii.
- [9] Santaemilia, J. The Translation of Sex, the Sex of Translation; *Fanny Hill* in Spanish // J. Santaemilia.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2005: 117-136.
- [10] Santaemilia, J. The Translation of Sex-Related Language: The Dangers of Self-Censorship. *TTR*, 2008, 21 (2): 221-252.
- [11] Toury, G.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1980.
- [12]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13] Wang, Chi-chen. Introduction // Lusin. *Ah Q and Others*. Chi-chen Wang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iii-viii.
- [14] 范寅. 越谚点注. 侯友兰等, 点注.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5] 雷音. 杨宪益传. 香港: 明报出版社, 2007.
- [16] 路东平. 《红楼梦》中冒语的使用与翻译初探. 潘文国.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8).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17] 鲁迅. 鲁迅小说全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18] 闵家骥等. 简明吴方言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 [19] 倪大白. 鲁迅著作中方言集释(增订本).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
- [20] 裘士雄, 黄中海, 张观达. 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5.
- [21] 任宝根. 鲁迅著作的江浙方言.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 [22] 汪宝荣. 异域的体验——鲁迅小说中绍兴地域文化英译传播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23] 王晓初. 鲁镇、未庄与 S 城: 鲁迅小说构建的文学世界. 孝感学院学报, 2012 (1): 39-47.
- [24] 吴子慧. 吴越文化视野中的绍兴方言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 [25] 谢德铤. 鲁迅作品中的绍兴方言注释.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 [26]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27] 张映先, 张小波. 从翻译语境顺应模式论霍克斯《红楼梦》冒语的英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4): 116-122.
- [28] 周作人.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9] 邹霖. 永远的求索: 杨宪益传.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作者信息] 汪宝荣, 男, 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翻译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和翻译社会学研究。

准确畅达源于严谨深入 ——论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邵毅

摘要:本文研究了多年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的中英文版,旨在探究政府工作报告英译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分析这类政治文本英文的准确畅达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可为政治事务翻译提供参考。

关键词:政府工作报告;准确;畅达;严谨;深入;翻译方法与技巧;政治事务翻译

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种公文形式,各级政府都必须在每年召开的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大会主席团、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布这一报告。中国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历来备受海内外关注,它的翻译自然非常重要。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除了需要掌握大量相关表达法,还应掌握一些重要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以使英文准确畅达,符合英文规范。本文深入研究了多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论述其中重要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主要包括准确翻译特定政治词语、常用词语的新译法、专门用语的翻译、准确畅达地翻译汉语常用表达法、译文用词要精炼、逻辑关系显性化、特定结构表达法的翻译、偏正结构的英译、四字词组和对仗结构的翻译、并列短语的翻译、调整译文语序等,希望能对政治事务的翻译有参考作用。

一、准确翻译特定政治词语

翻译政治词语应该非常严谨,要避免可能引发相关的政治性、历史性问题,翻译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一) 准确翻译原文内涵意义

一些政治词语关系到政治大局,其内涵意义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翻译,会造成负面政治影响。比如常见的政治词语“统一”,在指涉台湾问题时,其正确的译法是“reunification”而非“unification”,因为大陆和台湾原本是统一的,

因为历史原因才分隔开,现在要“统一”,自然是“再统一”(reunification)。类似的表达法另如“香港回归”的译文,1997年香港回归时,内地英文媒体用的是“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意为“香港回归中国”),香港媒体多用“handover of Hong Kong sovereignty to China”(意为“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李德凤,2009:83),其中的政治含义显然不同。可见政治用语的翻译一定要准确严谨,否则后果难以估料。

(二) 沿用已有译文

一些特定的政治词语关涉方针政策,已有正式的英译文,表述严谨,比较固定,翻译时应取现有通行译文,比如“‘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的英译文为“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whic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dminister Hong Kong and the people of Macao administer Macao, both with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画线部分的中英文都是相对固定的正式表达法,通常情况下不应予以改动。再如“反腐败”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极为常见的中文表述,其英译文为“to combat corruption”,动词用“combat”。

二、常用词语的新译法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些词语较为常用,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它们英译文更为准确地,例如:

(1) 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We will steadfastly give top priority to raising the overal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tandards of the army.

该句中的“思想政治”为政治领域常用的汉语表达法,其英译为“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其中“思想”译为“ideological”,这是近年国内汉译英中的进步,因为“ideology”指的就是“the manner of thinking characteristic of a class or individual”(思想方式、观念形态),在英语世界中常用来指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等,这和本句中的“思想”所表达的含义对等。

再比如“建设”一词的英译,也不再总是对应为“construction”了,而是根据具体搭配选用不同英文词语,如下例:

(2)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 and strive to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nsure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wellbeing.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此句中的“建设”分别译为“development”、“progress”、“awareness”,与不同修饰语搭配得当。另外,“生态建设”也可译为“ecological improvement”。

三、专门用语的翻译

政府工作报告中包含有专门用语,它们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应了解它们的确切含义,不能限于字面理解,只有深入准确了解才能确切翻译,常见的翻译方法包括:

(一) 完整解释原文含义

比如,公共行政领域问题之一的“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

费,因此它的译文为“spending on official overseas trips, official vehicles and official hospitality”。再比如,“三农”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英文就为“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另外,陈述两岸关系时常用的“台独”译为“Taiwan independence”,“三通”的英译文是把其具体内容解释清楚:“mail, transport and trade links”,亦即通邮、通航、通商。“九二共识”的英译文是“the 1992 Consensus”,该表达法就需要在掌握语言的同时了解相关背景知识。它是用于概括台湾海峡两岸在1992年香港会谈中,就“一个中国”问题及其内涵进行讨论所形成之见解及体认的名词。其核心内容与精神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与“交流、对话、搁置争议”。也就是说,双方对一个中国的认知为:中国大陆方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方面,一个中华民国;但都互相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并愿意搁置主权争议,以进行交流。看下例:

(1) 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得到恢复,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经实现。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ere resumed on the basis of the 1992 Consensus, and complete, direct and two-way mail, transport and trade links were established.

其他同类表达法如“形象工程”译为“image project”,“政绩工程”译为“vanity project”,“八连增”译为“to increase for the eighth consecutive year”,“九连增”就为“to increase for the ninth consecutive year”,以及下面两例中的画线部分:

(2) 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

We will work to attract both investment and talent from overseas.

(3) 做好“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工作,……

We will do all the work of implementing

the programs for bringing home appliance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utomobiles and motorbikes to the countryside well, ...

(二) 直译加解释

有些专门用语除了译出字面意思,还需要增加解释性内容,以使译文明晰,例如:

(3) (继续把抑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作为稳定物价的重点。)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

... We will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holding provincial governors responsible for the “rice bag” (grain supply) and city mayors for the “vegetable basket” (non-grain food supply) and ensure the supply of major farm products.

此句虽然直译出“米袋子”、“菜篮子”的字面意义“rice bag”、“vegetable basket”,但对于英文读者而言这样的表达还不够清楚,所以译文还增加了解释性语言“grain supply”、“non-grain food supply”,使读者明白它们具体指的是粮食供应和除粮食之外的食物供应。

(三) 根据语境调整译文表达

在不同语境中,同一专门用语可能会有不同译文,比如在近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走出去”,通常译为“go global”或“going global”,但在下面两句中译文不同:

(1) 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走出去”的企业相互协同、集群发展。

We will explore new models for 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and support companies making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coordinating their growth and forming clusters.

(2) 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601 亿美元。

Chinese companies expanded their overseas presence, and non-financial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reached \$60.1 billion.

这两句是陈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情况,所以这两个“走出去”就分别译为“making overseas investments”和“overseas presence”。

四、准确畅达地翻译汉语常用表达法

汉语中的常用表达法应译成准确通顺的英文,翻译时先透彻理解其含义,然后根据语境译成相应英文。比如“一、二、三产业”译为“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保障性安居工程”译为“low-income housing”,“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分别译为“SOEs”、“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信访”译为“public complaints lodged via letters or visits”。再看下面两例中的画线部分:

(1) 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revenue is slowing down while fix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re increasing...

(2) 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

We will strive to conserve energy and reduce emissions.

“刚性支出”、“打好……攻坚战和持久战”都是汉语习惯用法,“刚性支出”指不能改变或通融的支付款项,“打好……攻坚战和持久战”比喻努力完成某项充满困难、非常艰巨的任务并且持续时间较长,译文“fixed... expenditures”、“strive”都准确传达出了原文含义。因此翻译汉语常用表达法时,透彻理解其含义、关照语境是前提条件。

五、译文用词要精炼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部分英文表达用词比较精炼,读来简洁清楚,符合英文习惯用法,例如:

(1)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

Strongly promoting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growth

First, we accelerat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innovation.

“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分别译为“economic restructuring”、“industrial restructuring”,其中“结构调整”用“restructuring”一个词表达,简练准确,“自主创新”的意义重点是在“创新”上,所以译为“innovation”即可,简洁明了。再如:

(2)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has not been fully carried out, and some areas are prone to corruption.

“易发多发”中的两部分“易发”和“多发”意义接近,所以英文译为一个短语“are prone to”(意为“有……倾向的,易于……的”)即可。

六、逻辑关系显性化

由于汉英语言的差异,中文里蕴涵于句内的逻辑关系,在英文中有时需添加词语使其逻辑关系显性化,例如:

做好今年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扩内需、保增长……二是调结构、上水平……三是抓改革、增活力……四是重民生、促和谐……

To ensure success of the government's work this year, we must act on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First, we must boost domestic demand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Second, we must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to raise it to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Third, we must press ahead with reform to make the economy more vigorous.

Fourth, we must give top priority to en-

suring people's well-being and promote social harmony.

画线部分中的原文均为并列关系词组,如“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每组短语之间在结构上都呈现出并列关系,其中的逻辑关系隐性化,要靠读者自己去解读,这是汉语行文的特点。译文则根据英文行文中逻辑关系显性化的特点,在前三组短语中增加了不定式连接词“to”,清晰表明该词前后两部分之间为原因和目的的关系,即“to”之前的部分是为达到“to”之后部分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

七、特定结构表达法的翻译

汉语中有一些特有的固定表达方式,可能会造成翻译时的困难,比如“……性”、“……化”等,初看时会感觉把握不准,不知如何翻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常会看到这类特定结构表达法,其实对于这些语言,只要能清楚理解其具体含义,就可准确译成英文,不受其结构的束缚。

1. “……性”结构

例如“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译文为“make development more comprehensiv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其中“全面性”译为“comprehensive”,“协调性”译为“balanced”,“可持续性”译为“sustainable”,这些译文翻译的都是短语的整体含义,未受结构的约束。另如,“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的译文为“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 a fundamental, guiding and global role in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drive”,其中“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分别对应为“fundamental”、“guiding”、“global”,译文翻译的也都是各短语的整体意义。此外,常见的短语“积极性”可译为“motivated”。

上例中的“……性”结构都译为对应的英文形容词,但在不同语境中,这类短语也会根据英文构句需要,译成名词或介词短语,例如:

(1)“十一五”前期,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以及结构性、输入性物价上涨等问题,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adopted correct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overheated investment growth, the excessive trade surplus, excess liquidity, and structural and imported inflation; effectively prevented emerging problems from evolving into trends; and prevented problems in any one area from becoming general problems.

根据英文构句需要,此句中的“结构性”、“输入性”、“苗头性”、“全局性”分别译为形容词“structural”、“imported”、“emerging”、“general”,但是“流动性”、“趋势性问题”译为名词“liquidity”、“trends”,“局部性”则译为介词短语“in any one area”。

(2)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To reach the above targets, we must continue to implement a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a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maintain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of our policies, and make them more forward-looking, targeted and flexible.

“连续性”、“稳定性”译为名词“continuity”、“stability”,“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译为形容词“forward-looking”、“targeted”、“flexible”,以使英文通顺准确。

2. “……化”结构

另一个常见的同类结构是“……化”,对于这类短语,同样应译出其整体含义,比如“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译文为“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

tural modernization”,其中“工业化”译为“industrialization”,“城镇化”译为“urbanization”,“农业现代化”译为“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译文的意义准确清楚,三个中文短语均译为英文名词或名词词组。

同样,在不同语境中,“……化”结构需译为不同词性,比如,“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译为“We will make the cultural industry larger, more intensive, and more specialized”,根据该句英文表达的需要,中文画线部分对应的英文都为形容词。再看下例:

(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 w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make our army more revolutionary, modern and standardized, and constantly enhance its capability to accomplish a range of military tasks, the most paramount of which is winning local wars under information age conditions.

此句中“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为典型的汉语表达法,英译文为“more revolutionary, modern and standardized”,三个形容词准确地译出了原文所表达的含义是在革命性、现代性、正规性方面更进一步。“信息化条件”、“多样化”也根据其具体含义分别译为名词短语“information age conditions”、“a range of”,符合英文句法需要。

其他常见的此类表达法如“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分别译为“intensive”、“specialized”、“well organized”,“社会化”根据句子结构译为“commercial”或“commercialized”。

八、偏正结构的英译

汉语的偏正结构中,置于被修饰语前的修饰语可短也可较长,而英文里置于被修饰语之